

金
笈
史志康
陈沛芹

译编

鹰隼的目光

Shanghai Wenhua Chubanshe

万国风情丛书
文化随笔系列



鹰隼的目光

万国风情丛书·文化随笔系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金笺 史志康 陈沛芹 译编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官 超
尾 花：赵 斌
张 懿

鹰隼的目光

金 笈 史志康 陈沛芹 译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45,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46-108-6/I·267

定价: 18.00 元

前言

著名作家柯灵认为，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苏轼写的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行文之自然犹如行云流水。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他这段话正说明了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或者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散文的魅力就在于笔调轻松，情感真挚，妙语连珠，意趣横生。林语堂在《小品文之遗绪》中写道：“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有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

由此可见，散文的创作极具“个性”，其笔调因人而异，或凝重，或冷峻，或委婉，或劲健，或缜密，或飘逸，或洗练，或含蓄，其风格之变化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因此散文的翻译较之小说的翻译更难些。但是，将国外的新潮派或

现代派散文译介一些进来,以供国内读者赏阅,或供中国散文界借鉴,实是一桩极有意义的事情。

去年秋天,应上海文化出版社之约,我们开始筹划编译这套丛书。最初,想按英、法、俄、德、西、日、阿等七个语种,每个语种编译一本。可是,使用英文、法文、西文、阿文的国家很多,而像英美这样的文学大国,要它们的散文选编在一起,又似乎不甚妥当。若按国别选编,一些拉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散文,似乎又难以独立成卷。几经斟酌,最终决定兼顾语种和国别的因素,将这套丛书分为八卷,即:《鹰隼的目光》(美国)、《绅士的格调》(英国为主)、《梦幻国度的声音》(法国为主)、《伏特加酒之歌》(俄罗斯)、《黑森林之风》(德国、奥地利、瑞士)、《风流樱花雨》(日本)、《孤独的探戈》(西班牙及部分拉美国家)、《天方智慧鸟》(阿拉伯地区国家),并定名为《万国风情丛书——文化随笔系列》。

在着手编译之前,我们定下了几条选编原则:一是在时间跨度上,基本上选二战结束前后至今发表的散文(包括某些作家身后发表的遗作),以便突出一个“新”字,把外国的现代散文和当代散文译介给读者;二是以选名家散文为主,兼收一些新人新作,一般每位作家的散文限收一至三篇,以便突出一个“广”字,让读者在每卷有限的篇幅中欣赏到更多作家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选散文,在内容上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体现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四是所选篇目的编排体例,统一按作家原名的字母先后顺序编排。

尽管我们的愿望是要遴选出外国文化散文中的精品,但由于国内现存的外文书刊来源有限,我们在查找原文资

料中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为了弥补遗珠之憾,不得不酌情收入一些散见于国内少数文艺刊物上的译文,或国内已出版的某些外国作家文集
中的译文。

然而,为这套丛书承担译事的所有译者,不畏艰难,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还是积极参与合作,如期交出了译稿。在此,我们要对他们深致谢意。

尽管在这套丛书的编译过程中,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选编者眼力的偏差以及可选资料的局限,不可能做到每卷文选皆为精品。此外,还由于各人学识上的差异,译笔也不尽相同。其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务祈读者不吝赐教。

李棣华 鲁方根

1999年8月18日于上海

(本书中有些选文作者的联系地址难以找到,故无法付酬,请有关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

目 录

发现父亲.....	1
舍伍德·安德森	
关于“文人相轻”.....	7
琳·班伯	
在希腊度假	18
艾丽斯·布罗姆	
为什么爱,爱什么人.....	28
乔伊丝·布罗斯	
陶醉于绝症之中	34
埃那托利·布诺雅德	
飞机旅行的故事	39
阿·布契沃尔德	
罗斯福童年的美好环境	45
詹·麦·伯恩斯	
不带家具的小说	52
薇拉·凯瑟	
与荒诞结婚	58
琼·迪迪昂	
回家	63
琼·迪迪昂	

论道德	66
琼·迪迪昂	
舞蹈表现生活	73
伊莎多拉·邓肯	
阿尔贝·加缪	79
威廉·福克纳	
“他的名字是彼得”	81
威廉·福克纳	
彼得斯老人的叙事曲	84
乔恩·富兰克林	
人人都是作家	95
悉德·菲尔德	
耻辱	99
迪·格雷戈里	
骨	105
保罗·格鲁考	
虚荣心、名誉和爱	
——忆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118
唐·霍尔	
女剧作家莉莲·海尔曼	149
约·赫赛	
斗牛奇景	158
海明威	
祸不单行	171
爱德华·霍格兰	
三种约束力	175

约翰·霍尔特	
迷信新说	181
玛格丽特·米德	
致威·杜兰特书	185
亨·路·门肯	
良师雷蒙·卡弗	189
杰·麦克英尔奈	
走向雷尼山	199
恩·司格特·莫马第	
海明威的五次战争	206
杰弗里·迈耶斯	
悲剧与普通人	221
阿瑟·密勒	
《艾丽丝漫游奇境记》是怎样写出来的	
.....	227
凯瑟·纽曼	
和托·斯·艾略特的初次会面	244
凯·安·波特	
海明威狩猎记	247
库尔特·辛格	
论美	257
苏珊·桑塔格	
威廉·福克纳之死	261
威·斯泰伦	
母语	271
谭恩美	

堤坝决口那一天	279
杰·瑟伯	
大学时光	287
杰·瑟伯	
朋友诸像	295
史蒂夫·特西奇	
“蓝色”	300
爱丽丝·沃克	
“诗歌就是生活”	306
罗伯特·佩恩·沃伦	
大嚼大咽,美味无穷	314
尤·韦尔蒂	
寻觅一个声音	321
尤·韦尔蒂	
亨利·詹姆斯	354
伊迪丝·华顿	
海风吹	379
E.B.怀特	
重游儿时的湖	382
E.B.怀特	

发现父亲

舍伍德·安德森^①

人常说,父亲感觉自己无力做的事,会让儿子去做。其实,要我说,反过来也一样,孩子也希望从父亲那儿获得点特别的东西。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希望父亲是个骄傲、沉默寡言并富有威严的人。当我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时,他刚好沿着街走过,我希望我会有一种骄傲涌上心头,“他来了,那是我父亲。”

可他不是我心目中那样的人,他也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他总要出出风头。比方说,我们镇上有人要表演什么的话。他们总是要表演,药剂师,店员,兽医,还有一大群妇女和姑娘都爱观看。父亲一定会想方设法扮演一个喜剧角色。要是演一部反映南北战争的戏,父亲会扮演一名滑稽可笑的爱尔兰士兵。他们认为他很风趣,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他糟糕透了。我不明白母亲怎么受得了,她甚至还和别人一起开怀大笑。我也许会

①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作品多以美国中西部小城镇的生活为题材。著有短篇小说集《俄亥俄州的温斯堡》(1919)、《马与人》(1922—1923),以及长篇小说《多种婚姻》(1922—1923)、《深色的笑声》(1925)等。

笑的,倘若那不是我的父亲。

在独立日或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游行庆典中,也肯定少不了他,就在最前面。扮作格兰特元帅^①或其他什么人,坐在一匹从马房里租来的马上。

他一点也不会骑,从马鞍上跌落下来,每个人都噓着笑着,可他一点也不在乎,甚至还洋洋得意。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大街上做了件丢人现眼的事情。我和其他孩子正在一起玩,他们都朝他嚷着叫着,他也回应着,似乎和他们一样开心。我奔进几家商店后的小弄堂,躲在长老会教堂的屋檐下,大哭了一场。

晚上,有时候,我都上床了,父亲回到家里,容光焕发,还带回几个人来。他从不独自呆着。在他破产之前,他曾经营过几家马具店,店里总是有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在闲荡。为此,他赊账赊得太多了。他居然没有办法拒绝别人,我觉得他是个傻瓜。我开始有点恨他。

有些人,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愿意和他一起寻开心。他们甚至是我们学校的校监或开五金店的沉默寡言的人。有一次,还有一位满头皓发的银行出纳。对他们愿意让别人看见和我父亲这样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在一起,我觉得很奇怪。我当时就是这么看他的。当然,我明白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因为我们小镇的生活,如其他所有的小镇一样,有时极其无聊乏味。而他却令小镇生活生色。他能编故事,

①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任期为1869—1877)、共和党人,内战时任联盟军总司令。

能让他们笑,甚至能让他们唱歌。

如果那帮人不到我家里来,就会到外面去。倘若在晚上,他们就到小溪边绿草茵茵的地方。他们在那儿煮食物,喝啤酒,围坐在一起聆听他讲故事。

他总是给他们讲他自己的故事。他会告诉他们他亲自经历的事。有些事也许会让他显得像个傻瓜,但他丝毫不在意。

.....

妈妈不知怎么能受得了他?我想问,但从来未问出口。她是那样的一种人,向她问这一类问题,你根本无法启齿。

我躺在楼上,就在门廊的上层,父亲则在那儿津津乐道于他的那些传奇故事。他的很多故事是有关南北战争的。听他说起来,好像每一场战争,他都参加了。他认识格兰特、谢尔曼、谢里丹东^①,以及不为我所知的很多其他人。他曾与格兰特将军亲密无间,所以格兰特将军挥师东向去接管军队时,他带着父亲同行……

这只是父亲所说的那种事的其中一种。当然那些人也知道他在说谎,但他们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开心。

当我们破产时,家里一无所有。你想他会给家里带点什么吗?他才不会呢。要是屋里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了,他就去附近的农场作客。他们都要他去。有时候他一去就几个星期不归,妈妈只好做工挣钱来养活我们。然后他就会带着点东西回家,比方说,一只火腿什么的。他是从他的农

^① 谢尔曼、谢里丹东,均为美国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

场主朋友那里弄来的。他“啪”地一声将火腿扔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发誓我是去为孩子们找吃的去了。”他会这么说。而母亲则会站在那儿微笑地看着他，只字不提他一连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离家不归，而且没留给家里一分钱买食物。有一次，我听她和我们街上的一个女人说话。或许那个人想对她表示点同情。她说，“哦，对，但他从来未曾像街上其他男人那样乏味。有我男人在时，生活永远不会乏味。”

但是，我心中常常充满着悲苦，有时我希望他不是我的父亲。我甚至愿意编造出另一个男人作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母亲的声誉，我会编造出一些因某种说不清的原因而秘密结婚的故事。就像某个人，比方说一名铁路公司的经理或国会议员和母亲结了婚。他原以为他的妻子早死了，但结果却没有。

于是，他们不得已分了手，但我却照样出生了。我不是我父亲真正的儿子。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位非常尊贵、非常出色的人，他才是我的父亲。后来，我甚至有点儿相信自己的奇思异想了。

然而，有一天晚上，他离家两三个星期后回家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在厨房的桌子边看书。

外面一直在下雨，他浑身湿透了。他坐了下来，久久地注视着我，一言不发。我看见他脸上笼罩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悲戚，我吓坏了。他坐了一会儿，衣服还在滴水。然后站了起来。

“跟我来。”他说。

我站了起来，和他一起走出了屋子。我心中满是迷惑，

但并不害怕。我们沿着通向山谷的一条泥泞小路走着。那山谷离我们镇子约一里路,那儿有个池塘。我们默默地走着。那个一向夸夸其谈的人却静默着。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中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好像和一个陌生人走在一起。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故意要这么做。我认为他不会的。

那个池塘相当大,大雨如注,伴着电闪雷鸣。我们走到杂草丛生的池边。父亲开口说话了,雨夜的黑暗中,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把衣服脱下。”他说道。我迷惑不解地开始脱衣服。一道闪电划过天际,我看到他已脱下衣服。

我们赤条条地跳进了池塘。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近了。也许是因为我太害怕,也许是被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所攫住,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在那个晚上以前,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我。

“他现在要做什么?”我不禁自问。我游泳游得不好。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肩上,向着黑暗奋力划去。

他肩膀宽阔,游得强健有力。黑暗中,我可以感受到他肌肉的运动。我们游到池塘对岸,然后又游回到我们放衣服的地方。雨还在下,风呼呼吹着。有时候,父亲改为仰泳。这时,他就把我的手放在他大而有力的掌上,搭稳,好让我可以一直依靠在他肩上。一道闪电划过,我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脸。

那是张和我早些时候在厨房里看到的一样的脸,充满着悲戚。在那一瞬间,他的脸倏然闪过,然后又又是黑暗、又

是风雨。在我内心，升腾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

那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很奇特，似乎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仿佛突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我，脱离了那个学童的世界，那个以父亲为耻的世界。

他与我血脉相连，骨肉情深。他是位强壮的游泳健将。而我只是黑暗中依恋着他的孩子。我们默默地游着，无声地套上湿衣服，然后回家。

厨房里依然亮着灯。我们走进去，衣服上还滴着水。母亲在那儿，微微笑着。我记得她把我们叫做两个“男孩子”。

“你们两个男孩子干什么去了？”她问道。父亲没作声。他以沉默开始和我度过了一个晚上，又以沉默结束。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然后走了。我以为，他是带着一种全新而奇异的尊严走出了房间。

我爬上通向我房间的楼梯，在黑暗中解下衣服，上了床。我睡不着，也不想睡。平生第一次，我毫不含糊地确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他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就像我今后要做的人一样。黑暗中，我或许悄悄笑了。要是我确实笑了的话，那是因为我明白了我再也不想拥有另一个父亲了。

(杨恂夫译)

关于“文人相轻”

琳·班伯

有关作家的反目,我们获知甚多,可是有关作家的友谊却鲜有所闻。何以如此?此人喝醉了酒之后与彼人的情人同床共寝,然后又各自在书评中把对方的作品批得体无完肤。著名作家就如我们的神祇或者我们的父母一般,是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惟其魅力巨大,也就令我们永远也不能原谅他们在幕后的拙劣行径。不仅如此,作家的书信里还充塞着针对其他作家而发的卑鄙而又才华横溢的言论,而且这些小小敌意的爆发又对文学生活的编年史家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学友谊又为撰写乏味论文的作家所写,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到灯塔去》一书中所描写的那篇正在炮制的论文即是一例;人们在涉及到这一领域时,总是用“某人对某人的影响”为题。

可是我们如果单是盯着文学关系中的堕落的一面,也就歪曲了事实真相。以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与埃德蒙·威尔逊的友谊为例,那友谊结局悲惨,其中有大量误解。威尔逊是伟大的开风气之先者,他不喜欢纳博科夫的名作《洛莉塔》,并且劝告他不要发表。友谊破裂之后,威尔逊称纳博科夫狂妄、势利、作风败坏,而纳博科夫则称威尔逊自以为